中华文史资料文库

第三卷

政治军事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94395

中华文史资料文库

政治军事编

2004205334

第三卷 （20—3）

十年内战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6·北京

目　录

第三卷

(一)国民党的派系纷争与混战

回忆编遣会议 …… 周　玳(1)
对《回忆编遣会议》一文的
　质疑 …… 俞兴茂(6)
石友三在南京浦口举兵反蒋的
　经过 …… 张文心(10)
回忆杨虎城将军和他与蒋介石
　的关系 …… 李志刚(13)
杨虎城雪夜奔袭唐生智 …… 李振西(26)
韩复榘统治山东和被捕杀的
　见闻 …… 王一民(31)
蒋桂新军阀战争的内幕 …… 程思远(42)
蒋桂战争时期的冯玉祥 …… 黄建平(50)
汪精卫与扩大会议 …… 李俊龙(53)
冯玉祥与扩大会议 … 邓哲熙　戈定远(60)
阎锡山与扩大会议 …… 冀贡泉(62)
蒋冯阎关系和中原大战 …… 刘　骥(67)
中原大战时的陇海线战场 …… 张樾亭(82)
津浦线上蒋、晋两军战况
　概述 …… 贺贵严(97)
马鸿逵部参加中原大战
　前后…… 罗　宸(100)
帮助蒋介石瓦解阎、冯部队
　经过…… 张　钫(105)
中原大战阎锡山战败逃亡
　记述…… 关民权(112)
张学良入关的前前
　后后…… 鲍毓麟　温守善(116)
蒋介石与李济深明争暗斗
　记略…… 赖慧鹏(123)
第四军分裂和李济深与张发奎
　争夺广东的战争…… 曾其清(133)
1928年粤桂战争 …… 黄绍竑(140)
蒋介石软禁胡汉民和召开国民
　会议内幕…… 卞稚珊(150)
宁粤合作亲历记…… 陈铭枢(161)
两广六一事变…… 刘　斐(180)
有关《两广六一事变》的
　补正…… 林仲棻(196)
马鸿宾三次主持宁夏军政…… 马毓丰(197)
马鸿逵在宁夏…… 张寄亚等(205)
甘宁青三省合拒孙殿英战事的
　回忆…… 马全良(217)
金树仁主新内幕…… 陈　沣(220)
马仲英入新与去苏联前后…… 马彦良(228)
为刘湘扩充武装的亲历…… 范崇实(234)
刘湘、刘文辉混战始末 …… 黄应乾(239)
刘湘与蒋介石的勾心斗角…… 邓汉祥(246)

(二)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围剿”

阻击叶贺南征军的战争…… 黄绍竑(256)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
　围攻…… 谢慕韩(260)
王金钰、上官云相部在江西被
　歼纪实…… 李大同(264)
对《王金钰、上官云相部在江
　西被歼纪实》的订正 …… 宋瑞珂(273)
第一次“围剿”右江苏区亲

历记…… 岑建英(275)
我随余汉谋第一军入赣"围剿"
红军的片断回忆…… 黎天荣(277)
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攻
纪略…… 宋瑞珂(285)
桂军在江西围攻红军…… 凌压西(291)
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攻
纪要…… 杨伯涛(294)
红军借路西行谈判情况
点滴…… 秦庆钧(303)
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
其失败…… 晏道刚(305)
阻截方志敏北上抗日先遣队战
役的经过…… 王耀武(327)
陈济棠的"保境安民"令…… 李悦仁(335)
薛岳率军追堵红军的经过…… 李以劻(336)
红军长征中白崇禧"开放"湘
桂边境的内幕…… 汤 垚(367)
红军长征过广西…… 黄启汉(370)
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送
客"方针 …… 刘 斐(372)
堵截红四方面军过涪江地区的
几次战斗…… 邓锡侯等(377)
阻截中央红军长征过黔的
回忆…… 王家烈(387)
黔军第二师娄山关阻击战…… 刘鹤鸣(391)
第五十九、九十三师遵义被
歼记…… 陈金成(393)
陕南堵截红二十五军历次战斗
片断…… 王明钦(396)
国民党空军对红军的追堵…… 张有谷(403)
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 …… 张伯言等(405)
夹金山地区追堵红军纪实…… 陈亲民(414)
腊子口阻击战…… 张觉僧(417)
马鸿宾三十五师在陇东阻击红
军纪实…… 马培清(420)
在六盘山地区阻击红 方
面军…… 吕雅堂 陈列修(432)
东北军一〇九师直罗镇被歼
始末…… 沈叔明等(435)
胡宗南率部在川北阻截红军
的经过…… 范汉杰(440)
马鸿逵部在宁夏堵击红军的
经过…… 马全良 马光宗(444)
滇军对红二、六军团的防堵 … 孙 渡(447)
关麟徵部在陕甘阻击红军
回忆…… 姚国俊(450)

(三)日军入侵与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伪满、伪蒙疆政权的活动

中村事件始末…… 关玉衡(455)
万宝山事件目击记 …王福山 王贵山(462)
九·一八事变目击记…… 李树桂(465)
日军进攻北大营和我军的
撤退…… 赵镇藩(470)
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 洪 钫(474)
九·一八事变纪略…… 李济川(477)
九·一八事变前后外交部
见闻…… 宿梦公(481)
沈阳、锦州沦陷纪略 …… 熊正平(485)
不抵抗命令断送了长春…… 王稔五(489)
汤玉麟放弃热河实况…… 唐精武(491)
往见汤玉麟和在顺承王府
见闻…… 李树桂(497)
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 蒋光鼐等(501)
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日战
争的回忆…… 梁 岱(507)
京沪卫戍公署见闻…… 邓世汉(513)
第五军淞沪抗日经过…… 张治中(519)
我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
回忆…… 宋希濂(526)
对《我参加一·二八淞沪抗
战的回忆》的补充订正 …… 余立奎(534)
胡厥文支援一·二八淞沪
抗战…… 陆象贤 卢鸣(536)
江桥抗战和马占山降日

China

经过…… 谢 珂(539)
马占山反正经过…… 李铭新(551)
海拉尔满洲里抗战始末…… 苏炳文(553)
吉林抗日自卫军的斗争与
瓦解…… 刘化南(559)
义勇军儿女在天山…… 赵新亚(567)
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之组织
与战绩…… 高崇民(571)
长城抗战概述…… 黄绍竑(574)
《长城抗战概述》的补充
材料…… 符昭骞(582)
长城抗战第一枪…… 郭述祖(584)
古北口抗战纪要…… 杜聿明等(588)
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的抗战…… 何基沣(596)
长城抗日的最后一场恶战…… 董其武(600)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高树勋等(606)
跟随冯玉祥在张家口抗日…… 刘公武(617)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二
三事…… 高兴亚(620)
方振武、吉鸿昌抗日讨蒋的
经过…… 段培德(624)
吉鸿昌将军收复多伦前后…… 马英德(630)
方振武将军虎口脱险记…… 苏友文(632)
血战百灵庙…… 刘敬曾(635)
绥远抗战始末…… 孙兰峰 董其武(641)
为全民抗战奔走呼号…… 胡愈之(651)
回忆救国会及其七人案件…… 沙千里(664)
“七君子”狱中反诱降的
斗争…… 胡子婴(685)
为七君子案辩护的回忆…… 江蓬辉(690)
同舟赴国难 共济拯危亡…… 潘大逵(694)
一二·九运动回忆片断…… 雷洁琼(698)
一二·九运动的回忆…… 曹国智(701)
1936 年清华被围记事 …… 冯友兰(708)
留欧回国抗战纪实…… 贡沛诚(710)
朱学范同志争取国际工人援华
抗日纪实…… 陆象贤(714)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侵略者和
汉奸在东北的阴谋活动…… 王子衡(720)
溥仪怎样成为“笼中天子”…… 李国雄(736)
我的宫中生活…… 李玉琴(745)
伪满宫内的形形色色…… 万嘉熙(764)
“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
所作所为…… 王子衡(772)
抗战前我和日本策划成立的伪蒙
政权及其活动…… 德穆楚克栋鲁普(783)

(四)福建事变

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
经过…… 蔡廷锴(806)
对十九路军与“福建事变”的
补充…… 蒋光鼐(823)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回忆…… 麦朝枢(833)
福建事变中我代表李济深、陈铭枢
赴广西和瑞金洽谈经过…… 尹时中(840)
我参加讨伐十九路军战役的
回忆…… 宋希濂(843)
蒋介石消灭十九路军战役的
经过…… 符昭骞 郑庭笈(850)

(五)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活动

“中东路事件”的回忆…… 王泽久(855)
伯力交涉始末…… 蔡运升(858)
九·一八前后我的东京
之行…… 宁向南(861)
国际联盟处理九·一八事变
经过…… 吴秀峰(866)
《塘沽协定》亲历记…… 张熙光(875)
黄郛与《塘沽协定》…… 陶尚铭(876)
对《黄郛与塘沽协定》一文中关
于通车问题的订正…… 王瑞之(879)

(六)西安事变前后

争取张学良联合抗日的
经过…… 申伯纯(880)
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谈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判经过…… 汪　锋(887)
西安事变前后的回忆…… 赵寿山(893)
十七路军在西安事变中…… 王菊人(898)
我在西安事变中…… 卢广绩(914)
西安事变回忆…… 曹扩情(921)
西安事变追忆…… 邵力子(924)
西安事变亲历记…… 晏道刚(930)
扣蒋前夕…… 刘多荃(937)
临潼扣蒋…… 孙铭九(938)
扣蒋回忆…… 王玉璘(944)
白凤翔临潼扣蒋…… 常国宾(947)
刘桂五扣蒋纪实…… 汪　瑶(949)
蒋介石被扣经过…… 汪日章(951)
蒋孝先被处决真相…… 储荣邦(953)
西安事变后南京情况…… 康　泽(954)
西安事变片段回忆…… 黄绍竑(956)
西安事变时在南京的冯
　玉祥…… 高兴亚(960)
西安事变前后的阎锡山…… 周　玳(964)
西安事变时桂系的态度…… 龙泽应(966)
李济深在西安事变中的
　态度…… 李任夫(967)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
　以后…… 阎宝航(970)
张学良南京受审纪实…… 鹿钟麟(974)
杨虎城将军被捕经过…… 王根僧(979)

（一）国民党的派系纷争与混战

回忆编遣会议

周　玳

一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代替旧军阀掌握了政权。这些新军阀和旧军阀并没有什么两样，脑筋中也充满了“地盘”、“权势”的观念。因此，在1928年北伐刚刚结束的时候，先决问题是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这几个军阀头目如何分配地盘，而蒋介石则更存有着肃清异己、统治全国的野心。

在西山会议开会时，张继曾在会上打着孙中山的招牌，以《建国大纲》作为依据，主张什么地方自治，大意是说：“南京的中央政府主要任务是对外，而内部的事务，政治、经济、教育以及治安问题都由各个集团军分区负责，各不侵犯。至于各个区域作得好坏，由中央政府的监察院监督检查。”张继的主张恰好迎合了新军阀们割据分治的心理，立即获得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赞同，蒋介石也没有表示反对。关于地盘的分配，大家的决定是：第四集团军的李、白占有广西、湖南、湖北、汉口市；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占有山东、河南、陕西、甘肃；第三集团军阎锡山占有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平、津两市；而广东及华中富庶地区都属于第一集团军蒋介石。当时李、白嫌地盘太小，又没有海口；而冯玉祥则因为没有得到河北省的地盘，也感到不甚满意。但他们因北伐刚刚结束，都不好意思公然争夺，所以暂时也只好隐忍不谈。在会议的前几天，还表现得和风细雨，融融一堂；到了会议最后，蒋介石突然提出编遣会议的问题来，于是会场的空气就紧张起来了。

蒋介石提出：战事基本结束，今后进入建设时期，中国的经济情况，不可能负担这样庞大的军事费用，今后必须精兵简政。各个集团军中质量较好的，应当分别编成若干个师，作为中国的国防力量；而其余老弱则应当大加淘汰，分别遣散，以节省国库的开支。至于具体的措施，即各个集团军应当各留若干师，如何编制，可以从长计议，但是一般的标准应当先予商定。他主张于中央政府机构改组的同时，举行一个编遣会议，并当而邀请李、白、阎、冯等人和他一路到南京去，立即举行编遣会议。

李、白、阎、冯等人因为蒋介石说的冠冕堂皇，对于“编遣”这两个字不好公开反对，但心里都很明白，蒋介石打算削弱各个集团军的兵力，壮大自己，好使他的权力凌驾在各个集团军之上，以便等待时机，各个击破。他们都想利用编遣的机会，造成对于自己有利的形势。而李、白、冯等因为早对地盘分配感到不满，更想借机调整。所以在蒋提出编遣会议的时候，

China

李、白、冯等意见都很多。只有阎锡山一个人自始至终很少发言，而且对于蒋介石的意见唯唯喏喏，表现一副十分恭顺的态度。这一方面固然是阎锡山多少年来的一贯作风，而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在这次地盘分配中，由山西而发展到冀、察、绥三省和平、津两市，颇为踌躇满志。同时，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也看出蒋介石阴谋毒辣，犯不上和李、冯等人一道与蒋反抗，为他人火中取栗；不如利用各方面的矛盾，坐观成败，从中取利，还可以在各方面都博得好感。

由于阎锡山打了这个算盘，所以在蒋、李、冯等人相继离平南下的时候，他都强调他负有卫戍平、津的责任，必须稍作勾留，不和他们一同南下。冯玉祥离平的时候，坚决邀他作伴南下，他也不肯与冯同行，表面上对冯说，至多耽搁一天即行动身。

冯玉祥离平后，第二天阎锡山果然也离开了北平了。冯玉祥还不放心，沿途不断用电话联络，听说阎锡山的专车的确向南开来了，他才肯继续前进。不料阎锡山却很狡猾，在他专车开过石家庄进入河南境内的时候，突又折回石家庄，随后即回到山西老巢，借口侍奉父病，在山西逗留起来了。这些情形，我已在《阎锡山与冯玉祥的矛盾》一文中详细谈到，这里就不再多费笔墨了。

二

阎锡山的父亲是个商人，阎锡山小时候也在钱店里学过徒，他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本来就惯于把商人投机的手段应用到政治投机方面。北伐结束以后，他又想把这一套本领拿来应付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正在南京准备编遣会议吵得难解难分的时候，他一个人悄悄地躲在山西，就是想居奇一下。他这次的投机生意果然搞得不错。蒋介石应付不了李、冯等人，就盼阎来给他从中转圜。而李、冯等人因为与阎利害相同，也盼阎能前来，增加声势，共同对付老蒋。这样，在各方函电交促之下，在阎锡山未到南京以前，已经造成一种气氛，好像关于编遣问题的一切症结，只要阎一到京就可迎刃而解似的。

阎锡山却故意推迟其行，一直拖到 1928 年 12 月中旬才到达南京。我也随同前往参加编遣会议。在专车到达南京时，果然受到各方面的热烈欢迎。

当天晚上，我就奉阎锡山之命，到白崇禧处去摸摸这一次编遣会议的底。白崇禧一见我，就以稍带责怪的口吻问我："你们老总为什么才来？"我只好替阎圆谎说："他父亲病了，我们老总为人至孝，他亲自侍奉汤药，操劳过度，他父亲刚刚好些，他自己又病倒了，所以才来得太晚了。"随后我便问他："你们近来做了些什么？"

白崇禧哈哈大笑说："我们还能够做出什么成绩？冯焕章倒是大做特做。他的口倒不大，肚子却很大，还想侵占我们的地盘呢！"我不由地插了一句说："哪有这种事？"白说："你不信，容我把事实列举给你听。焕章近来得意忘形。国民政府委他作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鹿钟麟的常务次长，都早已到了任。他现在第一步想捧蒋、拉蒋，消灭三、四集团军，将来有机会再把蒋推倒，他好独霸中国。他不想蒋介石是个大流氓，在上海交易所里闯过多年，哪里像曹三爷（指曹锟）一样容他摆布！"我又问他有什么事实。白崇禧说："老蒋在前些时提出，全国一共编五十个师，叫各集团军自己研究，自己编多少师合适；在非正式会议上可以大家交换意见，然后再作出提案，在正式会议上讨论。于是在第一次的非正式会议上，焕章就提出了几项标准，说什么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性者编，无革命性者遣；有作

战功劳者编，无作战功劳者遣；枪械齐全者编，枪械不全者遣。而他的第二集团军，这四项标准样样俱全，应编的占多数，应遣的占少数。当时何敬之就问：‘那么你打算编多少？’冯说：‘多少还不敢说，在四个集团军里总该占第一位吧。’我听到这里，便留心观看老蒋的态度。蒋很不高兴的样子，哼了一声说：‘那你就提个方案吧！’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假如老蒋想利用他联合起来抢我们的地盘，那就吃不消了。过了几天，又开第二次非正式会议，焕章真提出了一个方案，他倒多少有点客气，没敢占第一位，而是和蒋拉平了，主张第一、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杂牌军编八个师。老蒋看罢以后没有表示可否，只说，‘以后正式会议时再解决吧。’就把它搁起来了。以后又开过几次非正式会议，大家话不投机，离题越来越远，几乎成了僵局，这才盼你们老总前来打圆场呢。”白崇禧一口气说到这里，就问：“你们老总打算在京就职么？”我说：“他在太原的时候，接到政府任命，委他为内政部长兼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他曾经回了一个电报，不能在南京供职，保荐赵戴文作内政部次长代理部务。他是不会离开山西的。”

白听到这里，连连点头说：“还是你们老总阅历深，见的远，不像焕章近视眼，不度德，不量力。你瞧着吧，不久他总会吃亏的。你们老总对他怎么样？我想，因为方顺桥那段故事，对他的印象不会太好吧。”我说：“我们老总对冯这个人十分清楚，方顺桥的事他当然不会忘记。不过他看出老蒋召开编遣会议的目的是想各个击破，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因此对于冯焕章还想拉他一把，免得唇亡齿寒。”

这一晚我和白崇禧一聊就聊了三个多钟头。因为方顺桥问题，白崇禧曾经爽爽快快地帮了山西方面的大忙，我觉得他这个人还不错，对他也不多作保留，所以谈得十分入港。回去我少不得要把白的谈话详详细细转告给阎。我说：“冯焕章准备了提案，咱们也应该准备个提案，以免临时措手不及。”阎说：“不必着急，等老蒋叫咱们提的时候再提，也还不迟。李德邻他们为什么不提呢？”我说：“白健生认为和蒋共事，就是画上个龙天表也等于零，所以他们索兴不提了。”

过了三四天，何应钦来见阎，谈到编遣会议的方针，他也特别谈到冯玉祥所提的方案，内容大体与白崇禧说的相同。最后，何表示：“蒋先生希望阎先生也提一个方案，在会上共同研究。”何还说：“蒋先生意思希望在四个集团军的辖区之外，再加上一个中央区，最好请阎先生在方案上一并提出。”阎考虑了片刻，说：“我可以准备个提案，但加上中央区这个问题由我提出，似乎不甚合适。如果蒋先生提出来，我一定首先赞成。”

何走后，阎就召集我们共同研究提案的内容。几经研究，最后决定：一、二集团军各编十个师；三、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其他非正式队伍编六个到八个师；其余六个到八个师由中央处理。当即写成了书面，送交何应钦转交。

三

几天以后，编遣会议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会场的布置是：上面有个主席台，台上有个长方形小桌，左右各放一把椅子。桌子前面即主席台下，放有好几排小桌。所有出席列席的人员都坐在主席台下，只有蒋介石一个人高高地站在主席台上，邵力子坐在台上小桌的左侧，杨杰坐在右侧。

China

开会仪式完毕之后，蒋便首先致词，大意说："北伐大业现已完成，我们国家建设方在开头，处处需要巨款，而我们国家经济尚未恢复。我们的军队既不用以对外，就应尽量缩编，该编者编，该遣者遣。至于按照什么标准，本人没有成见，大家可以从长计议。现在冯、阎两位总司令都准备了一个提案，可以供大家参考研究。"于是就叫何应钦读了一遍。蒋又说："大家仔细研究，这两个提案，赞成哪一个，或是另有提案，都可以尽量提出，发表各人的意见。"

于是大家相继发言，多数赞成阎的提案，反对冯的提案。蒋说："既是大家赞成阎总司令的提案，那么原则上就采用这个提案。我的意思，在中央编遣区之外，再加上东北编遣区。"

蒋说罢以后，大家沉默了三四分钟。冯玉祥因他的提案未获得大家的赞同，忽然放开喉咙说："咱们刚刚打完仗，军队还没有复员，似乎应该先缓一口气，再进行编遣。"蒋哼了两声说："对，对，并不是即刻就进行，不过我们先成立一个机构。在我们这个会上只是讨论如何把这个机关组织起来，尔后便于进行，就算达成了任务。今天我们可以研究研究，这个机构如何组织。"阎锡山就说："钧座对这个机构，一定成竹在胸，不知道应当先成立什么组织？"蒋说："我打算成立一个编遣委员会，在会里先设一个经理组，管理财务。因为实施编遣，没有足够的经费是办不到的。这个组非常重要，组长的责任重大，将来编遣能否按计划实现，这是个关键。我打算请百川先生担任组长。"阎沉默了片刻，就说："好吧，我一定勉为其难。"

这次会议开了三个多钟头。冯玉祥走出会场时满面怒容，回去以后就称病请假，派代表出席。

第二天继续开会。当出席的人陆续到了会场而蒋还未到时，白崇禧就向阎说："经理组是个花钱的事，你当心左右为难。"阎尚未答复，冯玉祥的一个代表就笑着说："百川先生有办法。"大家正在你一言我一语地闲扯，蒋已走进了会场，大家立刻肃静下来，等候开会。

蒋走上了主席台，宣布开会。接着就说："我想每一个集团军，作为一个编遣区。每区设一个编遣主任委员，专管本区的编遣事宜，隶属于本会。集团军总司令不自兼这个主任，可以由各集团军总司令选次一级的人担任。第一集团军我选何应钦担任；你们也可以想想，今天先把各编遣区主任委员决定下来。"冯的代表便说，第二集团军选鹿钟麟。接着阎说，第三集团军选周玳。停了好一阵，李宗仁才说，第四集团军选白崇禧。

编遣区主任委员决定以后，蒋又讲了许多话，大意是："经过若干年的战争，北伐军才能统一全国。我们当军人的，第一要爱国家，拥护国民政府，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等等，完全是一派官样文章。李、白等人一个个都在发困打盹，只有阎锡山毕恭毕敬，心体神会般地默默静听。最后，蒋说："明天是星期，后天是政府主席请咱们吃午饭，休会两天，星期二继续开会。"

星期日晚间，蒋派人来请阎到他家吃晚饭。我们一直等到11点，阎才含笑回来。我们问他谈了些什么，请了几个客人。阎说，只有蒋和他主客两人，话谈得很多，不过都是一些闲话，蒋表示对冯焕章颇不满意。究竟蒋对冯如何不满，他本人如何回答，阎也没有告诉我们。

第三次会议时，蒋忽然谈到日本军制，大意是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改为征兵制，士兵素质很好。而我们是募兵制，募来的士兵都是一些无赖、流氓、土匪。所以中国有句俗语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现在北伐完成，我们一定要把旧式军队逐渐改变成为爱国爱民的新军队……。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大家有什么意见，也可以谈谈。"冯的代表便说："中

China

国士兵素质不好，诚然，但这也不能一概而论。一般军队素质不好，因为是拉来的壮丁没有经过选择。我们第二集团军则不是如此。我们的士兵的来源是向各县县长要兵。例如要三百名，经中下级军官选拔，剔出一半较差的，再叫他将人数补足，带上来，再经冯先生和上级军官一一看验，还要剔出少数。我们的军队是这样严格选拔出来的，所以决不是土匪、游民、无赖。在冯先生组织国民军反对曹锟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口号，士兵一个个身体力行，冯先生军纪严肃，赏罚分明。所以中国的军队也不能一概而论。”冯的代表说话，话中有刺，说得蒋而孔红一阵，白一阵，很不好看。他说罢以后，冷场了半天，没有人出来搭腔。阎看有点僵，便出来打了个圆场，会才继续开下去。又开了三个来钟头，才散了会。

四

这一天，蒋介石又派专人来请阎锡山去吃晚饭。我们以为又要等得很晚，不料9点多钟阎就回来了。阎说：“今天在会上，焕章的代表说话很不客气，若不是我出来插科打诨，险些成了僵局。老蒋叫我去看看焕章的病，顺便向他疏通，在会场上无论如何不要争吵。虽然会场上制度很严，没有出席证不能入场，不许新闻记者前来旁听，但列席的军政人员人数不少，总要维持体面才好。”阎还说：“老蒋认为焕章是装病，他说曾派孔祥熙前往慰问。孔走到院里，听见冯正在大声和许多人讲话呢。孔一进屋，他却倒在床上，蒙上棉被，连声呻吟。孔走进摸了摸他的头，并没有发烧，可见不是真病。老蒋叫我劝他早点消假出席才好。我已经答应他明天下午一定去看冯。”

第二天中午，阎如约去看冯，尚未回来。蒋派人送来通知，说今、明两日有要事，停会两天。下午，白崇禧来看阎，两个人唧唧哝哝谈了半天，随后白就走到我的房间，和我聊天。最后，白说：“你们不要太老实，要留心点。你忘记了么，冯焕章从方顺桥撤兵到石家庄，还打算进兵太原，夺你们的地盘呢。不是我们的队伍开到得快，他也怕一般人议论，才打消了这个主意。你们要对他多留心。”我说：“谢谢你的关心。”他说：“咱们情形差不多，现在他还想占我们的地盘呢。”白走后，阎也来到我的房间。我把白所说的话一一告诉了他，阎说：“他对我谈话，也透露了这个意思，不过没有说得这么明显。”

五

过了两天，继续举行第四次会议。蒋宣布开会后，即请大家尽量发表意见。徐源泉首先说：“杂牌军队共编八个师，究竟谁编多少，没有具体分配，我们无从计划。”蒋说：“明天下午叫何雪竹（何成濬）专找你们几位在这儿开会，我们明天不开大会。”于是杂牌军人纷纷发言，这个说他的军队多，那个说他的军队质量好，你一言，我一语，吵吵闹闹，谈了两个钟头。蒋说：“好啦，明天你们和雪竹详细研究吧，今天散会。”

第二天下午，白崇禧又来找我说：“咱们的会已经开过好几次，蒋的中央区已经提出通过，他的壮大自己、削弱别人的目的，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我们来了四五个月，你们也来了一个多月了。现在距阴历年也不远了，你可不可以告诉老总，下次开会时由他提出，早点休会，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免得大家在路上过大年。”我表示可以转达。白又说：“冯焕章前些时候，洋洋得意。由于他当了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等职，便常常下命令，今天令蒋中正，明天令李宗仁，真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没有多时，又装了病。你说可笑不可笑！”白走后，我把白的意思转告给阎，阎说：“下次开会我就提。”

第二天开会，蒋首先问徐源泉等人，“昨天下午，何雪竹给你们把问题解决了么？”大家说，“大体解决了，不过还要开几次会。我们多数是编的太少，遣的太多。能不能给我们加成十个师？”蒋说：“实施的时候再说吧！”大家忙追问：“什么时候实施？”蒋说：“大概在8、9月间吧。”

过了片刻，阎就提出：“如果没有其他必须讨论的事项，可不可以暂时停会。因为现在离阴历年已经不远了。”蒋征求大家同意后就宣布说：“那么咱们就休会，我给你们预备专车。”

我们从南京回到太原，正是阴历除夕，即1929年2月16日。

附记：以上所说，只限于编遣会议的经过；至于编遣实施会议的情形及具体进行编遣的情况，我已在《阎锡山与冯玉祥的矛盾》一文中详细叙述过了，不再多赘。

对《回忆编遣会议》一文的质疑

俞兴茂

《回忆编遣会议》一文的内容是写1929年1月1日至1月25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的情况，作者以大量篇幅写他和白崇禧在南京共同参加这次会议及会议前和会议期间的接触情况，并叙述了他和白崇禧的许多对话，有声有色，写得很生动。

然而，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编写的《中国现代政治史大事月表》（以下简称《月表》）记述的史实和当年天津《大公报》报道的材料来看，白崇禧当时并没有去南京参加编遣会议。因笔者收集的材料还不够完全，故只能以已见到的材料为依据对《回忆编遣会议》一文提出质疑。

一、《回忆编遣会议》说：“阎锡山故意迟迟其行，一直拖到1928年12月中旬才到达南京。”“当天晚上我（指作者周玳——笔者注）就奉阎锡山之命，到白崇禧处去摸摸这一次编遣会议的底。”“这一晚我和白崇禧一聊就聊了三个多钟头。”

天津《大公报》1928年12月13日报道：阎锡山昨早抵京（12日下午3时50分南京专电）。

同日同报还以胡宗铎到平，何键、王乃昌同来，专为游览无别事为题报道：（北平电话）胡宗铎、何键、王乃昌昨天下午5时半同车到平，白崇禧、李品仙等皆到站欢迎……。

综合上述材料，就形成了如下情况。同一个白崇禧于同日下午5时半在北平车站欢迎了胡宗铎、何键、王乃昌以后即去南京，当晚在南京，周玳去找他，他和周玳聊了三个多钟头。

二、《回忆编遣会议》说：“过了两天继续举行第四次会议。”“第二天下午，白崇禧又来找我说：‘……我们来了四五个月，你们也来了一个多月了现在距阴历年也不远了，你可不可以告诉老总，下次开会时由他提出，早点休会……。’我表示可以转达。”

天津《大公报》1929年1月18日报道：（17日上海专电）今日编遣会议第四次大会通过

编遣程序。

对照天津《大公报》的报道，《回忆编遣会议》一文中所说的第四次会议的第二天，应是18日。

同月17日，同报以白崇禧咯血，今日入德国医院为题报道：（北平电话）白崇禧因积劳致咯血，旧症复发，医生劝其静养……以资调息，白已定今日入德国医院疗治。”

综合上述材料，即形成如下情况：1月17日，白崇禧决定当日住医院治疗，接着就出院，从北平去南京，并于18日下午在南京找周玳谈话。

三、《回忆编遣会议》说：“白崇禧又来找我说：‘……我们来了四五个月，你们也来了一个多月了’……。”

下面我将见到的自1928年12月12日，阎锡山到南京参加编遣会议至1929年1月25日，编遣会议结束这段时间白崇禧不在南京的材料列举于下：

1. 天津《大公报》（下面对来自天津《大公报》的材料，只写年月日，不写出处）1928年12月13日报道：胡宗铎等昨下午到平，白崇禧等到站欢迎。

2. 12月18日，以白、胡、何游西山为题报道：（北平特讯）武汉大将胡宗铎、何键来平多日，除游览名胜外，与军界要人甚多接洽，今晨白崇禧、胡宗铎、何键三人复往西山，闻胡、何与白，对两湖方面商谈极多，故不能漠视此等关系而予以承认也。

3. 12月21日，以白崇禧赴南苑，检阅韦师为题报道：（北平电话）白崇禧、王泽民、廖磊（疑为磊——笔者注），昨日下午1时赴南苑检阅韦云淞师，韦亲任指挥，白训话后，3时回城。

4. 12月26日，以昨日平政分会，因张、李、白、商等欲往葬孙岳，故提早散会未公布议决案为题报道：平讯：昨日政治分会提前九时开会，到张继、白崇禧、商震、何其巩、李石曾、李宗侗等。

5. 12月29日报道：平讯：政分会昨日（28日）例会，出席张继、商震、白崇禧、何其巩等。

6. 12月31日，以编遣会前众星齐集，白崇禧将入京为题报道：（北平电话）白崇禧前因奉到京电，令各总指挥皆往出席编遣会，曾电李宗仁谓总司令既已出席，总指挥是否须必到，昨已得李复电，嘱即入京，闻白氏业已令备车。

7. 1929年1月1日，以白崇禧希望节兵省费为题报道：北平特讯：白崇禧将应召入京，出席编遣会议，专车亦已备齐，惟因请示蒋电去后尚待复电到，方始启行，观察情况，一二日内必将启行。

8.《月表》1月2日记载：白崇禧在平电告：因劳丧触发旧疾，不能到会。

9. 1月4日，以商震、白崇禧不赴京；阎、李皆有电令，商、白自行斟酌；商因治安，白因改编，中止南下为题报道：（北平特讯）在南京举行之编遣会议，因规定各总指挥可以列席，现驻北平之商震、白崇禧二氏，均曾奉到蒋主席电召，原有南行之意，至最近始决定暂缓离平……今日下午白崇禧语人，谓个人很愿到南中（疑为京——笔者注）一行，但编遣会议可以不必列席，因既有李总司令出席，本人殊无再参加之必要，前奉电召后，即电李总司令请示，奉复电令本人斟酌，现时（第）四集（团）军各军在河北省者改编甫竣，尚有许多善后手续待办，故已决定留平办理，暂缓入京云（3日）。

China

《白呈蒋电》（北平电话）白崇禧电呈蒋总司令云，南京总司令钧鉴：东（1日）电奉悉，暌违日久，孺慕甚切，乘此编遣开会……现正作离平准备，俟布置完竣，即日南下，惟祺新[①]弟丧，感痛过度，致将失红，旧症触发，医嘱静养，此次编遣会议，有钧座主持，群公赞助，必收奇效，成救国之盛举，承示令禧担任会中部务，仰见不遗在远，钦感无既，窃虑责任重大，尤非病躯所能胜（任）也，谨先道谢，伏希垂察，白崇禧叩冬（2日）。

10. 1月8日，以白崇禧仍将赴京；向中央接洽军饷事；昨日白在纪念周之演说为题报道：平讯：昨日（7日）上午10时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举行纪念周，白崇禧报告，谓前几天关于中央编遣会议一切事宜，已向大家报告……李总司令已于开会前赶到，李济深主席昨晚亦到南京，蒋主席曾数电来平，盼予参加此会，并令担任一部分任务，予离南京已久，是以决定赴京，对编遣会议绝对服从，但不担负任务，所有改编一切经过，当到会报告……予行后即交第八师长李品仙主持切。

11. 1月9日，以北平政分会昨日开会议决案件为题报道：平讯：政治分会昨日例会，出席张继、白崇禧、商震、何其巩、方振武等五人，上午9时开会，11时半散会，议决案共16条。

同日同报以北平春宴为题报道：张、商、白等宴公使团。平讯：张继、商震、何其巩、杨杰、白崇禧五人，在本星期五晚8时，宴各公使及馆员50余人。

12. 1月12日报道：平讯：昨日（11）为北平政分会例会之期，出席者张继、商震、何其巩、白崇禧四委员。

13. 1月17日，以白崇禧咯血，今日入德国医院为题报道：（北平电话）白崇禧因积劳致咯血，旧症复发，医生劝其静养……以资调息，白已定今日入德国医院疗治。

14.《月表》1月22日记载：白崇禧电蒋介石、李宗仁。为失红旧病复发，非得长期静养，难望痊愈，请明令撤销第四集团军总指挥之职，所属各师，已令各在原地听候“中央”编遣，拟请李品仙暂代指挥，静候交待。

15. 1月25日，以白崇禧因病乞休为题报道：（北平电话）白总指挥崇禧因病欲辞职修养。白氏已向蒋、李两总司令发出辞职电：国军编遣大计，中央腹有成案，战时指挥机关全无存在之必要，应请明令撤销第四集团（军）总指挥之职，所属各师，已令各在原地，听候中央之编遣，在中央未实行编遣之前，统驭须人负责，拟请李师长品仙暂行指挥，静候交待。……近日咯红，旧疾复发，元气大伤，非得长时间静养，难望痊愈，请准……回桂养病，图报党国，俟之异日，谨布下忱。敬候示遵，职白崇禧（22日）。

16. 1月26日，以白崇禧辞意似坚为题报道：（北平电话）白崇禧因病，电蒋乞休，已志昨报，昨日白已奉到蒋复电慰留，闻白身体必须调养，辞意似甚坚决。

17. 陶菊隐写的《再起再落的唐生智》（见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收藏的未刊稿）一文中有一段文字，可供参考。兹摘抄如下：“编遣会议开幕时，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都应召到南京参加会议。两人对蒋虽有戒心，但是蒋还不敢下他们的手，想到南京来观形势，并拟联合冯、阎以多数人压制蒋的独断独行。白崇禧则因锋芒太露，见忌于蒋，托病不来。”

---

① 白崇禧六弟崇祜当年在武汉任统税局局长，去庐山休养没有治愈，此时在上海去逝，电文所谓“祺新弟”即指崇祜。

18.《月表》和天津《大公报》记述的参加编遣会议的各次会议的出席人的名单中，也找不到白崇禧的名字。

综合上述18条的材料来看，《回忆编遣会议》一文所述白崇禧在编遣会议前和会议期间活动的史实，是值得商榷的，澄清《回忆编遣会议》一文所叙述的错误史实是十分必要的。

石友三在南京浦口举兵反蒋的经过

张文心

1929年石友三在南京浦口忽然兵变反蒋。当时南京兵备空虚，人心惶惶，蒋介石为了虚张声势，派陆军教导队筹备主任冯轶裴为二十四路军总指挥，北上讨石。冯将陆军教导队改编为陆军混成团，以原教导队上校营长白兆琮任混成团团长，派我任该团参谋长，参加北上讨石战役。因此，我对当时石友三在浦口叛变情况有所了解，后来又听到当时在石部工作的朋友谈了一些实情，现就记忆所及，述供参考。

一、石友三在反蒋前

石友三是冯玉祥当营长时的一个马夫，后来被冯提为内卫，受到冯的赏识，十几年之间，由一个士兵被提拔为方面军的统帅。由此可见冯对石是很倚重的。但石友三为人狡猾，反复无常，性情暴戾，野心很大，只要有利于他的升官发财，便不择手段，无恶不作。1929年5月间，石刚就任冯玉祥任命的护党救国军第三路总指挥，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在许昌叛冯投蒋，受蒋委任为第十三路军总指挥。同年8月间，石部由许昌移防安徽亳州一带，蒋派人点验后，又开至山东德州。石投蒋后，不过是表面上拥护蒋介石，实际上是想利用蒋介石取得地盘，发展力量，待机而动，他对蒋是有戒心的。他曾多方打算，以求巩固他的地位，使蒋不敢对他下手。当他的总指挥部驻在德州的时候，一面加强与马鸿逵、韩复榘（他俩都是西北军投蒋的）的勾结，同时与其他方面亦多有连络，唐生智派顾问袁华选，广东方面派代表邓芝园前来德州与石策划共同反蒋。改组派也频繁地派人到德州石总部活动。石友三的秘书长邓崇禧就是改组派的成员。

当李宗仁、陈济棠在广东发动反蒋时，蒋介石要调石友三所部南下赴粤参与镇压。石因投蒋后未得到地盘，这次又要调他到广东去，深恐蒋介石用借刀杀人计来解决他，因而借故拖延。蒋也看到他的心思，恰巧当时安徽省主席方振武因酝酿反蒋被囚，蒋遂毫不吝惜地发表石友三为安徽省主席，以买其心。这样一来，石才答应率领部队到广东去。于是在10月底率部进驻安徽蚌埠一带，准备出发。石指挥的部队有三个师，共二十八个团约五万多人。其中石友三的嫡系第二十四师有三个步兵旅、九个步兵团，三个炮兵团。炮兵团中有山炮、野炮、轻重迫击炮各一团，另有一个工兵营，一个手枪营，共约两万多人。据军需署的有关人员告诉我：石友三上报六万多人，经点验后，实际上只发他五万多人的薪饷。

二、石友三在浦口反蒋的当日

石友三自从蒋介石发表他兼任安徽省主席以后，即将部队开到蚌埠，积极准备南调，同

时准备组织安徽省政府，走马上任。宣布反蒋的那一天（12 月 9 日）下午，他的部队在浦口都上了轮船，决定翌日开驶广东，这是他的全体官兵都知道的事。但在这即将赴粤，去执行蒋的命令的前夕，石却突如其来的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掉转枪口对蒋。据我所知，石在这次反蒋行动之前，没有开过军事会议，他的重要干部也不知道，石军内部人员亦多莫明其妙。当时石的行动也很奇怪，按浦口与南京仅一江之隔，石军主力既已迫抵江边，过江船只均已齐备，而南京又很空虚，仅有少数蒋军驻在南京，也未料到石军的叛变，毫无应敌准备，石如驱兵过江，则南京唾手可得。而石友三却计不出此，竟一枪未发，一炮未放，就仓皇引兵北逃。事后据当时在石部教导团充当主任的刘刚夫对我说：石在浦口叛变，他事前一点儿也不知道，叛变的当天，部队已陆续上了轮船，还有少数未上船的，亦限于当天晚上上船完毕，准备明天一早出发。刘利用这个空隙时间跑到下关去吃花酒玩乐，玩至深夜，拟过江回浦口，走到江边时，船只均被封锁，无法过江。幸有一条公事轮要开浦口，他就搭上这条船，但船到浦口，石部士兵不许靠岸，说奉有总指挥命令，任何外来船只不许靠岸，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因为带队官认识他，才让他登岸；并对他说：总指挥到处打电话找你找不到。他回到教导团后，当夜上车开到蚌埠。他问石的参谋长唐邦植：为什么部队已登轮待发，忽又开回蚌埠呢？唐也不知情况。后来还是石的秘书长邓崇禧给他一份上海福尔摩西小报看，报上登载有“石友三有不稳”消息，他才恍然大悟。据说这份小报是改组派中另一个人给邓的。

三、虚张声势北上讨石

石友三在浦口叛变的消息，随着天明传遍了南京城。当时街头巷尾，议论纷纷，人心惶惶。特别是蒋介石得到这个消息极为惊慌，当天一早就把陆军教导队筹备主任冯轶裴找去，商讨对策。因为当时南京城内兵备异常空虚，所有部队均调往各方应战或防范，即驻在南京的陆军军官学校第七期学生一千多人，亦由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当时兼任武汉行营主任）带到武汉，担任武汉三镇卫戍。可见当时蒋军兵力不足，捉襟见肘的一斑。蒋召冯轶裴时，我们正在出早操，看见冯轶裴坐着汽车由队部出去，我们都议论冯主任今天出去这样早有什么要事？还未收操，冯就匆匆坐汽车回到队部，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宣布石友三昨夜在浦口叛变，蒋总司令要教导队星夜出发，过江讨石。为了虚张声势，蒋任冯轶裴为讨逆第二十四路军总指挥。实际上，冯能指挥的仅是教导队二千多名学兵。冯将教导队编为陆军混成团，以白兆琮为混成团长，张文心为参谋长，团辖步兵三个营和骑兵营、炮兵营、工兵营、卫生队、通信连、特务连等，这些也是虚张声势的编制。

冯带着这个虚张声势的部队，于当日晚过江到达浦口。从车站人员和老百姓口中得知：敌人一部分坐火车，一部分步行而去，但去的方向不明。后来侦察到步行的部队当日上午还在浦镇，其余都不了解。冯为防中石军的诡计，故意让部队行动迟缓，搜索严密，每晚宿营地点，都是封锁消息，禁止出入，并将驻军番号扩大，连部假称为营部，营部假称为团部。沿途没有遇到石军的抵抗，也没有遇到石军的溃兵。我们到达浦镇后，又听到唐生智在郑州独立，高举反蒋旗帜。其独立骑兵团在团长彭秉离率领下，已沿津浦路向滁县方向搜索南进。当时盛传唐石联合反蒋打南京。我们听到这些消息，益感孤军深入，时刻有被包围的危险。于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